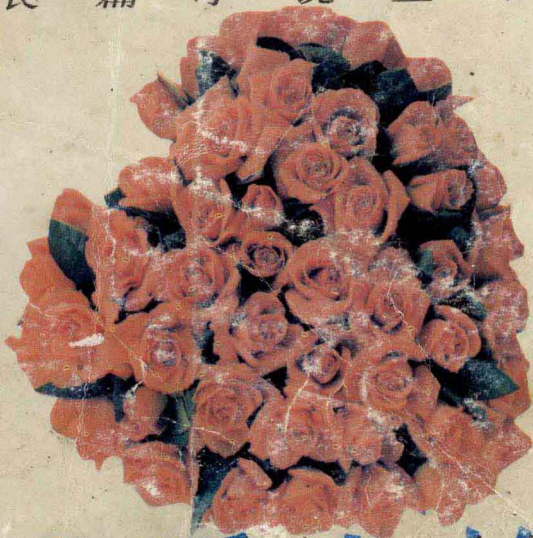


YUE WEI CHANG PIAN XIAO SHUO CONG SHU
粤 味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陈国辉 / 著

花城出版社

一次爱个够



次爱个够

陈国辉 / 著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05号

一次爱个够

陈国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1插页 288,000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360—1805—3

I · 1578 定价: 9.80元

有些心在人海中飘浮难定，
有些爱在清风中寻觅不已。

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地走着，脑海中想着踏入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应该怎样继续努力地工作……

可能是夜色快要来临的缘故，街上行人很少，汽车却川流不息，我仍是一个人思索地走着。

忽然，后面传来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我还来不及闪开，一个女孩子骑着赛跑车一个急刹，刚好地下又有一个小石头挡住了车轮前进的方向，这个女孩子随车跌倒在路边。

“Sorry! 没事吧?!”我马上蹲下，伸出两只手带着抱歉的笑容向她道歉，心里有点慌张。

她面带笑容地摇摇头，然后伸出两只手紧握着 I 伸出的手站起来。

“对不起! 小姐，你跌伤了没有?”我望着她再次地向她说声抱歉。

“没关系! 都是我不好，一个劲地往前冲。”她低着头拍打着身上的灰尘回答道。

然后，她慢慢地抬起头望着我。

我定睛望着她的容颜，乌黑亮丽的长头发披在肩上，一对眼睛笑起来特别引人注目，从她红润的脸颊上可以看得出她没有化

过妆，只是小小的嘴唇淡淡地上了一层唇膏，让人感觉很亲切温柔。

在她望着我的此刻，我发现她的头上粘着一片小小的树叶。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我的右手，帮她取下头发上的那片树叶。

“Thank you!”她很自然地笑着说了声谢谢。

我也微笑地望着她点了一下头，然后大胆地对她说：“小姐，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我送你回家吧？！”

“哦！不了，我没事的，一个人回去行了，谢谢你的好意！”她用纯情少女那种天真的口气婉转地拒绝道，然后向前走了一步，想蹲下扶起单车。

“哎唷——”她右手摸着右膝盖伴随着甜美的叫声不由自主地靠在我肩上。

“肯定跌伤了吧！我先带你去医院看看，然后再送你回家好吗？”

“哎唷——怎么现在这么痛。那好吧，你送我回家，不要去医院了，回我家搽点打药酒就行了。”

此时，她的双手紧紧地抱住我的腰，像小鸟依人般地，静静地伏在我的怀里。

我望了一下天空，太阳已经落山了，绚丽多彩的晚霞仍点缀着辽阔的天空，街灯像星星那样相映着整个都市。

一阵微风吹来，她的头发拂过我的脸，散发出阵阵芳香。

“你的家住那儿？”我低声地问起了这个女孩子。

“怡景花园！”她轻轻地抬起头望着我说。

“那走吧？！我送你回去，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点点头说，松开这个女孩子的手。

接着我蹲下身扶起倒在地上的单车，把单车后座夹着的一个书包递给她。

她接过书包，看着我双脚架着单车，她的右手轻轻地挽住我的腰坐在单车的后座，在微风和街灯的伴随下，我踩着单车搭着她向她家的方向悠悠地行走……

“哦！对了，怎么称呼你呢？”我再次打开话题。

“我叫方恰玲，叫我英文名 Kaling 就行了，你呢？”她爽快地回答道。

“我叫程健，大家也都喜欢叫我的英文名 Kant！跟美国香烟的名字差不多，”我作了个自我表白，“我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是做服装设计和生产管理的，也刚从学校毕业出来，你现在应该还读书吧？！”

“是的！我在工业学校读《工商管理》，也差不多快毕业了，看来我们的英文名都很有意思像一家人似的。”恰玲的头慢慢地靠着我的背说。

“是吗？像一家人？！Kaling，照你这么说，你爸爸一定是企业界的上头人物吧？！”我好奇地问恰玲。

“No——他只不过在香港开了一间公司而已，我妈妈也在那边帮手，我还有一个弟弟也在那边读书。”

“那你不是很舒服？没人管你，一个人在这边生活。”

“我还有一奶奶在这边和我一起住，有时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感到很孤独和寂寞，有时我爸爸妈妈也会过来看我，我奶奶也经常过香港去看看。”

“怎么你跟你奶奶不过去香港跟你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呢？”

“哦！是这样的，我爸爸在以前香港刚开公司的时候就计划在深圳开一个分公司，因为我爸爸看准了内地的投资环境，所以他就没有把我带过香港去，要我在这边跟我奶奶一起生活和读书，在我毕业后在深圳开一个分公司给我管理，我为了帮我爸爸的公司能够挣更多的钱，只好留在这边生活。”

“哦！你真是幸福！”

按照恰玲指的方向，不知不觉地转过几条街就到了她家门口。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周围都是一幢幢漂亮别致的住宅楼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偶尔还能闻到一阵阵花香和微风吹拂树叶的声音，一些老人和小孩子在草地上尽情玩耍，一对对情侣挽着臂弯缓缓地慢步在花丛林荫旁的小道上。

宁静的怡景花园在这时能够感受到家家户户共进晚餐的那份快乐和温馨的气氛。

“奶奶！你在这里干什么？”恰玲走下车用手揉了揉右膝盖向站在楼下的一个老太太打招呼。

“玲玲呀！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早已做好饭等你回来吃，下来看看你有没有回来吗！咦——你的脚怎么啦？是不是跌伤了。”恰玲的奶奶边说边走过来。

“哦！奶奶，别激动，他叫Kant！是……是我的同学，刚才我骑车在路上跌倒是他送我回来的。”恰玲毫不忧虑地说。

“阿婆——”我向恰玲的奶奶微笑地点了一下头。

恰玲的奶奶微笑地对我说了声：“谢谢你，Kant！”

“阿玲！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恰玲的奶奶接着有点责怪的口吻对恰玲说。

我们彼此不约而同地互望了一下皱了个眉头。

“阿婆！都是我不好，我在街上走着没看见阿玲骑着单车在后面走来，所以……刚接近我的时候一个急刹车，刚好绊到一个小石头跌倒的。”

“还好说，整天都东奔西跑，没事吧，你的脚？”恰玲的奶奶责怪道。

“没事的，奶奶，搽搽打药酒就OK了。”恰玲一个手搭在奶奶的肩膀上笑着说。

“那就上去搽点打药酒吧！Kant，吃了饭再走吧？！”恰玲接着热情地对我说。

“改天吧！公司现在有事等着我去做。”我坦然地回答说。

“Kant！反正天都快黑了，对一个人来说工作和事业固然重要，但身体和生活也一样重要。当一个人工作了一天已很疲倦的了，这时就需要找寻一些生活中的乐趣来调节一下，比如跟别人谈谈心啦、散散步啦、听听音乐啦，这样心情愉快，工作起来自然会很顺利，吃了饭再走吧！Kant！”怡玲的奶奶诚恳的教诲和热情的邀请使我很感动。

“Kant！听见没有？工作虽然重要，但也不能没有生活啊！生活并不是吃饭睡觉那么简单，这餐你就当作朋友请你吃饭那样简单，不要固执了，天都快黑了，不然我和我奶奶都不高兴的了——”怡玲微笑着对我说，然后看着她奶奶问，“你说是不是？奶奶！”

怡玲的奶奶笑着点了个头。

“OK！那好吧！谢谢你们！”我应允了。

我放好单车，跟随她俩慢慢地上楼。

门开了，怡玲的家是住三楼的一个单元。

“你们先坐着吧，我去准备一下饭菜，马上就可以吃饭了。”怡玲的奶奶热情地招呼道。

“好的！”我会意地点了一下头。

“那就麻烦你了，奶奶！”怡玲笑着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奶奶说。

“你呀——”怡玲的奶奶哭笑不得地指着怡玲说，此刻我们都笑了，怡玲的奶奶轻轻地摇摇头走进厨房。

“对了，Kant！你想喝点什么？！”接着怡玲问我。

“随你的便吧！”我摊摊手说。

“你这么乖，别人喝什么你也喝什么，你一定很好相处吧？”

“错！也许我喜欢喝的，你这里没人喝！”

“你说什么啊？！我家里几乎样样都有，茶啦、果汁、汽水、咖

啡、啤酒、矿泉水等等什么都有。”

“一样都不是，也许你猜不出来啦?!”

怡玲望着我眼睛转了一圈，一副急需解答的样子。

“真的猜不出来?”

怡玲望着我慢慢地摇摇头。

“告诉你吧，是白——”我故意放慢语调。

“开水是不是?”怡玲很快地接上我的话。

“怎么你也知道?”我望着怡玲说。

“哈、哈……”怡玲大笑起来，“我告诉你呀——其实我也最喜欢喝白开水。”

“是吗?”我假装不解地回答道。

怡玲望着我紧闭着双唇点点头。

“其实我是在工作时间喜欢喝白开水而已。”我把话题又转过来。

“哎——我问你是现在，怎么又扯到工作上去了，刚才听见我奶奶的话没有?!”怡玲听后叹了口气，一个手指着我装作很严肃的样子对着我说。

“那好吧!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一天时间里想喝的都告诉你，想听吗?”

“当然很感兴趣，你说吧!”怡玲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望了一下天花板再看着我。

“OK!既然你有兴趣我就说给你听，你知道我工作时间最喜欢喝白开水啦。”我说到这里望了一下怡玲，“早上我喜欢喝点茶或者喝杯牛奶，中午或会朋友喜欢喝点汽水、果汁或者喝杯咖啡之类的，晚上喜欢喝点汤或者啤酒，心烦的时候也会喝点啤酒，就这样，了解我吗?”

“哦!我也是这样的，难怪你刚才说随我的便，我听后还以为你还要了解我呢!怎么现在我随你的便了呢?!”怡玲说完笑得

开心。

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忽然，从开心的笑声中我顿时醒悟到刚才街上的情形。

“哦！谈喝的把你的腿跌伤的事都忘了。”我停住笑声，“打药酒在哪里？kaling，我帮你搽。”

“什么这么开心呀？！吃饭了。”这时恰玲的奶奶听到笑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对了，奶奶！打药酒你放在哪里啦？”恰玲看她奶奶从厨房里出来问道。

“我记得在我房里的衣柜上面。”恰玲的奶奶迟疑了一下说。

“我去帮你拿吧？！”我说完站起来。

“还是我去拿吧。”恰玲的奶奶带着一种不要麻烦别人的口气说。

“阿婆！没关系的，衣柜这么高，我比较快了。”我很坦然地说。

“奶奶，就让他去吧！时间就是金钱吗！”恰玲得意地坐在沙发上说完，看着我们轻轻地眨了一下她那迷人的双眼。

我也情不自禁地回敬了一眼。

“kant！不好意思，那就麻烦你拿一下吧！”恰玲的奶奶有点无奈地说。

“好的，带我去拿吧！”我点点头说。

我拿到打药酒和棉花从恰玲奶奶的房里出来。

“kant，你坐坐吧，打药酒给我，我来给阿玲搽吧！”恰玲的奶奶跟着我来到客厅。

“你休息一会儿吧，阿婆！我帮阿玲搽就是了。”我说完把打药酒放在茶几上面。

“kant！你坐吧，你第一次来我家，我怎么好意思叫你做这些事情呢？！你把我孙女送回来我都不知如何感谢你。”恰玲的奶奶

争辩道。

这时，我看了一下恰玲，她也微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眼神转向窗外，许久没有作声。

“阿玲！还痛不痛？把脚伸出来奶奶给你搽一下。”恰玲的奶奶说完走到恰玲身边坐下。

我无奈地站着静待着恰玲的反应。

接着，恰玲扭转头对她奶奶说：“奶奶！你还是休息一下吧！我最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心情，如果自己想做的事，有人阻拦会浑身不自在的，你就让 kant 代劳吧，我知道他很细心的。”

“哎！算我佩服你了，你爸爸经常都说我在家什么都护着你。”恰玲的奶奶说完站起来，脸上和我一样带着无奈的笑容。

“kant！那就不好意思麻烦你帮我孙女搽一下吧？！”恰玲的奶奶接着说。

“好的！”我点了一下头说。

“铃——”这时传来电话铃的声音。

恰玲的奶奶顺手在旁边按了一下电话的按键，我慢慢地坐到恰玲身边。

“喂！谁呀？”恰玲的奶奶站着说。

“喂！方太太吧？我是阿兰啊！”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

“什么事呀？兰姐。”

“我们几个都等着你过来打麻将，快点过来，就要开台了。”

“我还没吃饭呢！我孙女的脚刚才又跌伤了，幸亏她的一个同学送她回来，现在我还走不开呀！”

“那个同学还没走吧？有人在就行了吗！快过来吧，我们这边有吃的。”

“喂！喂！”对方已挂线了，恰玲的奶奶无奈地摇摇头。

“兰姐是谁呀？奶奶！”恰玲好奇地问。

“哎！是隔壁街的兰阿姨打来的，说几个街坊已等着要我马上

去打麻将，可现在你的脚又跌伤了，去吗又不好意思叫 kant 一直在这陪着你，不去吗，电话她又挂断了，又没说好！” 恰玲的奶奶看着我们摇头叹息道。

“那你就去吧！奶奶！我的脚没事的，等一下搽点打药酒就行了，现在都已经感觉不痛了。” 恰玲望着她奶奶说。

恰玲的奶奶这时看了一下我，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她是相当的无奈。

“阿婆！你放心吧，我会自己招呼自己的。” 我望着恰玲的奶奶慢慢地说。

“那好吧！阿玲不要什么事都让 kant 去做，做不到的等奶奶回来做，我去换件衣服。” 一会儿，恰玲的奶奶从房里换了件衣服出来对我说：“kant！真的不好意思，你第一次来我家就让你自己招呼自己，饭菜已做好了，等一下你们去吃吧！我一两个钟头就回来，你等我回来再走吧？！”

“阿婆！没关系的，你放心去吧！” 我很感激恰玲奶奶对人的真诚和通情达理。

恰玲的奶奶点点头说了声：“再见！”

“Bye—Bye！” 恰玲得意地挥手向她奶奶说。

恰玲的奶奶出去了，整个宽敞的客厅在柔和的灯光下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但使人有一种宁静温馨的感觉。

“连你的奶奶都拿你没办法，我也是你的同学？！伸出腿来吧！小姐！” 我边说边打开药酒瓶，准备给恰玲的腿搽打药酒。

恰玲瞪了我一眼，慢慢地伸出跌伤的右脚放到茶几上，笑着对我说：“先生！那就不好意思了，别听我奶奶的，说实话我觉得除了我家里人之外你是最关心我的人。”

“有这么严重吗？其实我们今天才认识，你就好像很了解我一样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轻轻地帮恰玲搽着跌伤的膝盖，此刻我发现恰玲含情脉脉的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刚才那样痛？”我搽了一阵问起了恰玲。

她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好像没听到我的发问。过了一会儿我叫她伸一下缩一下腿，活动活动关节。

“还要伸缩一下干什么？”恰玲不解地问我。

“活动一下关节，血气流通，可能效果会好些。”我解释说。

于是恰玲迟疑地望着我缩起右脚，然后慢慢地伸出来。

“哎呀——好痛呀！”恰玲大叫一声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怎么啦！是不是感觉很痛？！”我敏感地问她。

“哈、哈……看你紧张到……”恰玲笑了起来，“没什么！现在感觉好多了，不像刚才回家时那样痛，只不过有点酸酸的感觉，我是试试你的心，看你是不是真正关心我的，现在算了解了吧？！”

“哦！原来是这样，快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你真的跌到这么厉害。”我深深地松了口气，然后打趣地跟恰玲说，“等一下可千万不要在你奶奶面前告状呀！说我欺负你了。”

“等着瞧吧！我会告你的！”恰玲更加得意地耸耸肩说。

“好了，现在没事了，Kant！你帮我把打药酒拿回我奶奶房里去吧？！”

“OK！你再伸缩一下腿吧！”我说完把打药酒盖好起身拿到恰玲奶奶房里的衣柜上面。

“Kaling！你先坐着，我先洗洗手。”我从恰玲奶奶的房里出来向坐在客厅的恰玲挥手说。恰玲看着我很自然地笑了一下点点头。

我洗完手从洗手间出来走到恰玲面前笑着对她说：“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手擦干净没有？”恰玲很认真似地对我说。

“当然！我也是一位很讲究卫生的人物！”我说完像发誓的姿

态那样伸出一只手给恰玲看。

“那好吧！你过来。”恰玲举起左手示意我靠近她。

我不解地慢慢走到她身边站着。

这时，恰玲双手攀着我的右手站起来，然后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头紧紧地贴着我的脸，右手指着吃饭厅用少女撒娇的那种口吻说：“现在该我请你吃饭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伸出右手挽住恰玲的腰，勉力地笑着对她说：“现在可不能再跌了，如果跌倒了我可就不管你了。”

“你不怕我奶奶？等一下她回来告你的状！”恰玲说完用右手在我的鼻尖上轻轻地点了一下。

“如果怕你奶奶我就不会送你回来了，你说是不是？”

“那你就等着瞧吧？！”

此刻，她的头贴得我更紧，我挽着她缓缓地走到吃饭厅。

“你先坐着，我拿两瓶啤酒。”走到吃饭厅恰玲松开手招呼我坐下。

“不必了，喝点汤就是了。”我说。

“不喝怎么能行，我怎么好意思叫你随随便便吃一餐饭，再说我们刚认识，应该好好地干杯！”恰玲边说边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啤酒。

“Kant！帮我拿两只酒杯过来，在你的后面的台面上。”

“OK！很愿意效劳！”我笑着回答恰玲，“要不要洗一下？”

“绝对放心，我奶奶天天都把所有的杯子洗过消毒。”

我把两个杯子轻轻地放在餐桌上，恰玲熟练地打开啤酒盖，边倒边看着我说：“美国蓝带，你喜不喜欢这口味？”

“我觉得蓝带的口味不错，入口很清纯，不过喝多了是会醉的。”

恰玲把两个杯倒满，然后坐下端起一杯：“来！kant！我们痛痛快地喝一杯！”

我会意地端起另一杯，望着恰玲那双迷人的双眼说了声：“干杯！”

“cheer——”我们异口同声地碰了一下杯子，然后轻轻地呷了一口。

“吃菜吧！看看我奶奶的手艺怎么样？”恰玲接着夹了一块白切鸡放在我的碗里。

“Thank you！”我夹起鸡肉送到嘴里慢慢地嚼着，恰玲也夹了一块吃了起来。

“味道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

恰玲大笑起来：“你以为我奶奶煮的是雀巢咖啡？！”

“NO——你奶奶的手艺的确不错，我在家里还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鸡肉呢！”我说完吐出骨头，接着喝了口啤酒。

“是吗？你用这么美好的赞词夸我奶奶，我就不告你的状了，不过我还没吃过你家的菜，说不定味道还要好呢！”

“会有机会的！如果你赏脸的话！”沉默了片刻后我抬起头深情地望着恰玲说，“你真幸福！”

恰玲轻轻地摇摇头说：“也许是吧！但有时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虽然我爸爸妈妈经常过来看我，但我总觉得有一种孤独和寂寞感。”说到这里我看到恰玲脸上带着一丝丝伤心的表情。

“也许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有时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步，我想做什么事情都应给点信心和勇气给自己才是，有时也不得不要顺其自然。kaling！应该珍惜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古人说得对，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OK！不要谈不开心的事，我们都应该敞开怀抱面对一切才对。”我安慰恰玲道。

“谢谢你的安慰！”恰玲叹了口气，“那我再问你，世界上谁是你最敬爱的人？”

“毫无疑问，是我的父母亲！”我直接坦率地回答，说完我拿起啤酒瓶把两个杯子倒满。

“的确！我也与你有同感！我觉得父母亲的爱是那样的伟大，每当我爸爸妈妈从香港过来与我团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幸福，但他们一走，又会觉得很空虚，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 恰玲低着头，边拨弄着杯子边说。

我右手端起酒杯，左手托着下巴看着恰玲说：“kaling！干杯！让我们跟往事干杯！谢谢你的热情，我很高兴今天认识你。”

“我也一样很高兴认识你，cheer！让我们跟往事干杯！”恰玲端起酒杯与我端起的酒杯轻轻地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大口。

放下酒杯，我伸出双手紧握住恰玲的双手，她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望着我。

周围都很静，餐桌上的那束鲜花散发出阵阵的芳香。

“你的学业对你来说应该很轻松吧？”我打破静寂的气氛关心地问恰玲。

“谢谢！都算令人感到满意！”恰玲满怀信心地说。

我慢慢地松开双手，工作了一天的我再喝点酒的确有点醉意。

“kant！今天我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说实话我还没碰见过像你这样谈得来的男孩子，同时你又是那样地开朗、关心和理解别人，真的我好久没有像今晚这样开心地吃过一餐饭了。来！kant！我们干完这杯！”恰玲再次端起酒杯。

“cheer！喝完它！”我们各自一饮而尽。

“吃多点菜吧！不然很快会醉的。”恰玲也夹了一块鱼在我碗中。

……就这样我们在愉快的气氛中吃完晚饭。

“你去客厅里坐，等我来收拾吧！”恰玲放下碗筷对我说。

“还是我来吧，对了，你的脚还痛不痛？”

“没事了，你真会关心体贴人！”恰玲带着醉意的笑脸看着我

说，“如果你真的要洗碗的话，就留给我奶奶洗算了，你没忘记我奶奶说的，不要什么都让你做吗？”

“没有忘记你奶奶说的话，不难理解她是一位很慈爱的好奶奶，她也是那样地疼爱你，当一个人做每件事不论错还是对，都能得到别人的理解或宽恕，那个人的心里一定会很感激和宽慰，这样无论和谁相处都会很融洽和开心，当然除白痴和没有感情的人。”我提起精神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很爱我奶奶！”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一起把碗洗了，不要让你奶奶回来再操心！”

“好的！我们一起洗吧！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洗碗的乐趣！”恰玲边说边收拾着碗筷。

一起洗完碗筷后，我们回到客厅……

“kant！喝杯花旗参茶吧！我觉得我们都醉了！”恰玲冲了两杯花旗参茶一杯递给我。

“Thank you！其实我很清醒！”我接过花旗参茶说。

“说的是不是心里话，真的一点都不醉？我们两个人一个人足足喝了一瓶，要是我奶奶在的话她准不让我喝这么多，今天我真是喝了个痛快，从来没有感触过这种潇洒的滋味，好像一下子填补了所有的空虚。”恰玲微笑地坐在我旁边说。

“我也许醉了，但不是这，”我指了一下自己的头，“而是这，是心醉了。”我把手从胸口移开，然后端起花旗参茶喝了一口。

“照你这么说，你一定也有很多伤心的往事？”恰玲静静地看着我，“我感觉也醉了，像仙人飘浮在空中一样的感觉，你看我的脸红不红？我感觉好像很烫一样。”

“红！红得很迷人，像熟透了的苹果那样可爱！”

“你很喜欢吃苹果吗？”

“是的！我很喜欢吃苹果，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天天晚上睡觉